

百年

[美] 詹姆斯·A·米切纳

摘译

增刊

I 11/1/26

百 年

〔美〕詹姆斯·A·米切纳著

庞 渤 译

朱仲学 校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630406



上海人民出版社

630406

百 年

《摘译(外国文艺)》增刊

〔美〕詹姆斯·A·米切纳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 字数 178,000

1976年6月第1版 1976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0.62 元

内 部 发 行

“寿礼”与“挽歌”

韩天宇 王国义

今年七月四日，是美国建国二百周年纪念日。早在六年前，一群所谓“热心事业”的美国人就组成一个委员会，着手筹备“真正隆重的庆典”。可是，由于种种原因，“隆重的庆典”成了泡影。“热心事业”的美国人之一，作家詹姆斯·米切纳愤慨之余，写了长篇小说《百年》，献上了一份“寿礼”。这部小说轰动了美国，列于美国十大畅销书的前茅，仅在印刷期间就已空前地连印了四次。小说以科罗拉多州的百年镇（西部一个虚构的市镇的名称）为舞台，上演了一出“情节互不关连、有许多套人物”的开发西部的悲喜剧。美国评论界说，这是美国历史的“浓缩”；作者则宣称：通过这“许多套人物”的刻划，他达到了自己追求的“目标”——“美国的精神”。

《百年》到底反映了什么样的“美国的精神”？要了解这一点，不妨看看小说中的一些主要人物。

曾特是作者极力歌颂的一个英雄。他在争夺财产的斗争中失败后，就决意到西部去，因为那儿“大块大块的空地只有野蛮人占据着”，那儿“做生意能够发大财”。如此的“新生活”，这样的“新世界”，激动得曾特夫妇驾起一辆破牛车向西部进发了。尽管一路上有湍急的河流、险峻的山峰，还有那数不清的艰难险阻，曾特夫妇还是以惊人的毅力，首先踏入了日后百年镇的地界。就在那里，曾特开店做生意，发了大财；而且还想方设法占据了凡

百万英亩的土地，在西部日趋繁荣时，“高价出售”了这一大片土地。曾特为了攫取越来越多的财富，在西进途中所表现的那种奋斗精神，正是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精神的写照。那时“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①他们不受任何旧思想的束缚。在牛仔们反对羊群进入西部时，曾特却把土地卖给了牧羊人，甚至自己的房屋被烧毁，他也在所不惜。他说，“他看到过许多新思想的演变过程，人们老是说它们破坏了昔日的世界”，然而他追求的却是“新世界”，事实上也总是“新思想”取得了胜利。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为了夺得权力和财产，“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②就是这个资产阶级，在几十年内创造的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原先只有“巨大的乳齿象”“游荡”的西部地区，现在大块大块的土地开垦出来了，种上了小麦；大片的草原圈了起来，养了几十万头牛；一个个工厂冒烟动工了；一个个繁荣的市镇涌现了；铁路通过来了，“以电流似的速度向西猛插”；大量人口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一样地出现了。这时资产阶级“看到面前有一个日益扩展的天地”，感到“百年镇的生活是接近理想的”，简直就是个“伊甸园”。

开发西部的过程，也就是美国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资产阶级的历史书说这是“和平”的西进；作者也说这是带着“文明和圣经”的西进，但是通过《百年》，我们看到的美国西部的开发，却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③在血与火中，资产阶级“美国的精神”的另一侧面：花言巧语的欺骗与残暴的屠杀显露出来了。

西进的洪流，惊动了平静的草原和山峦，“移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以向一切飞禽走兽开枪的方式宣布他们的到来”。他们“到来”后，便“抓住每一个机会惩罚”印第安人。为什么？为了占领土地。正是为了达此目的，他们或用梅西式的欺骗，或用斯金默洪式的屠杀，把印第安人赶出自己的家园。

梅西是以正人君子的面目出现的。他带来了美国总统，不，是印第安人的“伟大父亲”的庄严保证：美军来到这儿，“不开枪，不杀人，只是为了保护”。他决定把“沿普拉特河的土地给白人的农夫”，把“荒地给印第安人”，并对印第安人指天发誓说：“只要河水流一天，青草长一天，你们现有的土地就永远是你们的”。但时隔不久，他又告诉印第安人说“搞错了”，他们只该有“一小块没有水、没有树、没有水牛的土地”。就这样，美国政府与各部落订了一个又一个——从独立战争到一八八七年共三百七十个——“订了又会撕毁”的条约，把印第安人不断地往西赶。但这一套毕竟太费时间和精力，跟不上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需要，于是宣称“印第安人必须斩尽杀绝”的斯金默洪便粉墨登场了。他带着政府的委任状，“一路乱杀、乱砍、乱烧”，对印第安人的“人身施加最粗暴的暴力”^④。仅在响尾蛇双尖山，他就有着如此显赫的战功：

“三百八十七个印第安人被杀：七个酋长，一百零八个战士，一百二十三个妇女和一百四十九个孩子，除了十六个人外，都被剥掉了头皮。……想从着了火的帐篷里逃出来的老头子和老太婆被硬推回去，四个投降的被刺刀插穿了颈项……”

骇人听闻吗？是的。不过，这双尖山上的“讨伐”只是历史上美国资产阶级发动上千次“讨伐”中的一次。这就是带着“文明和圣经”的西进，“和平”的西进。纽约自由岛上矗立着的女神塑像“高举起自由的火炬”，华盛顿国会大厦里悬挂的《独立宣

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然而铜铸的神像和墨写的宣言，全靠着鲜血的祭祀才得以发出炫目的光辉。由于屠杀有功，斯金默洪得到了“多枚勋章”，“声望更高了”。倘若有谁稍有责言，统治者就立即“挺身而出为斯金默洪辩护”，因为他的精神，乃是他们那个阶级精神的升华。

直至今日，印第安人还住在一些又小又贫瘠的“保留地”里，而西部辽阔富饶的土地，都被资产阶级霸占了，成了他们赖以发家的“新世界”。资产者“具有绝对的致富欲”^⑤。在开发西部时，资本家聚敛财富的那股疯狂劲儿也表现得很明显。“能赚钱的都是好买卖”，这是他们的金科玉律，也是作者赞许的“精神”。塞科姆“发狂似的忙碌了一个星期”，控制的土地面积竟然“达五百万英亩以上”；工头吉姆“每天工作十八到二十小时”，终于爬上了经理的宝座，拥有了大批地产；而那个“血管里有冰水”的菲利普，一听到战争爆发的消息，竟忘乎所以地狂呼：“发财了，发大财”！他通宵不眠，急匆匆地通过电话收回刚卖出的土地，并将百年镇“地产表上所有的干旱土地”统统买进，因为打仗需要小麦。在这些人的心目中，“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⑥。西部的开发，刺激着工业与金融资本急剧膨胀，迅速走向垄断，这时美国资产阶级钱多气粗，咄咄逼人，难怪书中那位英国小姐夏洛特，“激动万分”地离开开始衰落的母国，兴冲冲地赶到“蓬蓬勃勃”的美国，来“实现她在旧世界未能实现的抱负”——发大财！

要发财，就必须不择手段，温德尔身上就显示了资产阶级“美国的精神”的又一侧面：毒辣。这个原先的戏子，靠“美人计”在百年镇诈骗银钱和房产。一次洋相被拆穿后，夫妇俩就索性杀人灭口。一双血手还没洗干，温德尔就紧紧抱住装有巨款的大皮

包“乐滋滋地咧着嘴笑”。这一对凶手有着铁石般的心肠，杀人并不使他们“感到神魂失所”。从此，温德尔“成了百年镇的首富”，当了镇长，而且人们都“赞扬他对进步事业的接受能力和对人类的热爱”。赚钱就是他们的“进步事业”；只要能赚钱，怎么干都行。这种“精神”，又一次证实了马克思的科学论断：“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⑦

凡此种种，都是美国资产阶级的“精神”，但是光有这些“精神”，还是不够的。因为资产阶级“精神”的精髓不是别的，而是通过敲骨吸髓地压榨劳动人民来增殖资本。可是这一点，作者却讳莫如深地加以回避，甚至还精心炮制了牧场主夏洛特救济饥饿儿童的谎言，进行掩盖。然而，掩盖归掩盖，这种丑恶的“精神”还是难免要流露出来。小说里不是出现了一张夏洛特与中国铁路工人合拍的照片吗？乍一看，大家平等得很，融洽至极。但是，夏洛特是这条铁路的直接受益者，而骗去修建“太平洋”铁路的一万多名华工，大都惨死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之中、工头的皮鞭之下。至于在全国所有铁路的建造中，死的人就更多了，作家索洛就曾揭露说，美国铁路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铁路的建造，“给资本的积聚以一种从未预料到的推动力”^⑧。大量资本转移到西部，它要求增殖，于是资本家派人到东部和欧洲游说，“引来成车成车的德国人、捷克人、波兰人和爱尔兰人到平原上定居”，并且沦为他们的雇佣奴隶。中央甜菜厂的墨西哥人的遭遇是西部劳动人民遭遇的缩影。这些“因欠债而当佣工”的墨西哥人，在资本家眼里是“金矿”，因为从他们身上能榨取剩余价值。铁路修建了，西部繁荣了，资本家腰缠万贯了，可是西部的劳动人民仍然一贫如洗，格里布一家六口甚至因为没有生路而被迫自杀。这清楚地表明：资本家腰包里的“每一块美元都有污迹”^⑨，都包含着劳动人民的辛酸、血泪和灾难。

发财的狂热劲头；欺骗、屠杀和毒辣的手段以及对劳动人民残酷的剥削与压迫，以实现资本的迅速增殖，所有这一切综合成了资产阶级的“美国的精神”，也是美国建国的“根基”。作者在写这些时，是多么地兴高采烈啊！在建国二百周年之际，让资产阶级重温祖宗发迹的老谱，这部小说应该算得上是一份很不错的“寿礼”了。可是，当作者把故事继续往下写时，就未免有点垂头丧气了。他不得不哀叹，资产阶级面前原先“日益扩展的天地”开始变得日益狭小，最后“整个世界都不对头”了。这一点，甚至在吉姆养的牛身上也反映出来。吉姆伤心地看到，赫勒福德牛一代比一代矮小。牛种退化的问题虽然好解决，但这时资产阶级已没有先辈那种追求“新思想”的精神了，正在退化的牛就被夏洛特等人看成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吉姆养牛的地是从曾特那儿买来的，但他远没有曾特那么幸运。曾特生活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而吉姆则生活在资产阶级由上升转向衰落的时期。牧场刚开办时，少年吉姆能与牛仔们一起把几千头牛从得克萨斯赶到科罗拉多；但是几十年后，这个原先兴旺的牧场却是每况愈下。牛一代不如一代，资产阶级也一代不如一代了。吉姆的独生女儿“对牧场毫不关心”，他的代理人比利及其儿子亨利“对于牛的问题一无所知”。吉姆终于悲伤地倒在退化的牛旁死去了。

吉姆的死是资产阶级走向衰落的一个标志，他一死，“幸运也随着离开了这个地区”。经济危机来临了，人们开始“在说那个令人害怕的字眼‘抵押’了”。经济危机，是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所引起的，但作者却归咎于“旱灾”，或者干脆说成是不可知的命运在作怪。世界大战使美国经济危机得到暂时缓和，资产阶级庆获救星。菲利普高兴地狂呼：“世界变了……一夜之间全变了”。但是，资本主义世界走向灭亡的趋势是决计改变不了的。美国资产阶级虽

然在战争中发了横财，但它已病入膏肓，沉痾难挽。二次大战后，它迅速地从繁华的顶峰上跌落下来，日后的光景，就象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昔日打下的“根基”在坍塌，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的那种精神已是一去不复返的了。这个阶级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就象司机无力拉开紧闭的安全阀的一辆机车一样，迅速奔向毁灭。”^⑩特别是随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产生，在同苏修争夺世界霸权的争斗中美国越来越处于劣势地位的现实，使得他们更加绝望了。美国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认为，美国资产阶级“面临着‘集体的精神危机’，这种精神上的崩溃表现于其对理想、政体和前景的缺乏信心”。“绝望是行将灭亡的阶级所特有的”^⑪，这是在不可躲避的厄运面前，资产阶级“美国的精神”的一种表现。他们在无可奈何的困境中，只能搬出往日的繁华聊以自慰，犹如瘫痪在躺椅上的贵族老夫人，苦苦地追忆昔日俊俏的年华。美国近年来出现大批怀旧作品并十分畅销的原因，就在于此。

《百年》是一份“寿礼”，作者的本意，是要为所谓“西部精神”喊万岁，为当年“真正的黄金时代”唱赞歌，是想呼唤出老祖宗的幽灵来给不肖的子孙们打气。无奈现实那么扫兴，强颜欢笑毕竟难以动人，于是苦脸就露出来了。小说越近尾声，字里行间就越透出一股股阴森气。作者眼睁睁地看到“一切旧的生活方式正在解体”，百年镇即将成为“被人遗弃的鬼城”，终于不得不唱起“挽歌”来了。在资产者的脑海里，“如此痛苦地充满了对西部的回忆”；他们哼着百年前的歌，有气无力；他们靠喝酒来壮胆，但“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这些人“害怕见到美国的历史正视他们”。是啊，老葛朗台临死前曾叮嘱女儿：“把一切照顾得好好的！到那边来向我交账！”可是这些人，该用什么向老祖宗交账呢？他们充其量只能自我安慰地大声说：“嗨，我们度过了很

好的一百年”，然而这却使人想起贾府败落时贾政的急叫声：“老天啊！我贾家何至一败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举行“真正隆重的庆典”的计划怎能不化为泡影呢？！

资产阶级的“美国的精神”眼看要入土了，但美国自可不必悲观，它有新的精神在，那就是美国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由于存在着这种精神，美国才得以独立，南北战争才获得胜利；也正是这种精神，给我们留下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与“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这种革命精神，是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发扬光大的。美国的劳动人民“在敌人面前摆成一条严整的战线，在威严的沉寂里闪射出武器的寒光，有勇敢的先驱兵在前，有坚定的预备队殿后。”^⑫他们的历史功绩，犹如密西西比河的滔滔流水。当然，这一点资产阶级是不敢提及的，若用这来祝寿，对它来说，简直是催命。但这却是美国的希望所在。在那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资产阶级的灭亡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①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 108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6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783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33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649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564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829 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第 347 页。

⑨ 《列宁全集》第 28 卷，第 45 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197 页。

⑪ 《列宁全集》第 16 卷，第 331 页。

⑫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62—263 页。

目 录

“寿礼”与“挽歌”	韩天宇 王国义 (1)
-----------	-------------

百年	(1)
一 大车和大象	(19)
二 大屠杀	(79)
三 牛仔们	(112)
四 狩猎的人们	(139)
五 羊臊臭	(154)
六 犯罪	(181)
七 中央甜菜	(194)
八 干旱的土地	(203)
十一月的挽歌	(229)

附: 詹姆斯·A·米切纳其人	(240)
詹姆斯·A·米切纳谈《百年》	(241)
美国报刊对《百年》的评论(摘译)	(243)

只有另一位这样的作家，他曾经为写一本好书而呕心沥血，可是仅仅卖出三千册，他才能体会我当时的激动心情，那是在一九七三年四月的一个早晨，设在佐治亚^①的我们的小学院的教务长里弗斯在我的教室门口出现的时候。

“纽约想请你听电话，”他说，“是《美国》杂志的一个编辑。电话在我的办公室里，没挂断。”

我们沿着走廊跑过去时，他带着明显的善意说：“这可能是很令人兴奋的呢，刘易斯。”

“更可能的是他们想查证美国历史上的某一史实。他们一向是以准确自命的。”

当我来到电话机旁时，我原来可能有的微妙感觉全部都消失了。说实在的，我的手开始出汗了。纽约的编辑们打来的电话确实是令人兴奋的。

“是刘易斯·弗纳博士吗？”一个一本正经的声音说，“是《弗吉尼亚的起源》的作者吗？”

“是啊。”

“弗纳博士，我是詹姆斯·林戈尔德，《美国》杂志的总编辑。你能在今天下午从亚特兰大乘飞机，明天早上九点到我的办公室报到吗？”我还没来得及喘气，他就接着说：“当然是由我们负担

^① 佐治亚：美国南部的一个州。

一切费用。”然后，当我因吃惊而犹豫不决时，他又说：“我想我们有件事会使你非常感兴趣的。我们可能要占用你从学期终了一直到圣诞节的那段时间。”

我用手掩住话筒问里弗斯教务长：“我可以乘晚班飞机到纽约去吗？”

“当然可以！”他低声说这句话时的兴奋状态并不亚于我。

我于是对着话筒说：“再请问一下你尊姓？”他答复后，我告诉他：“我一定来。”

下一个钟头里，我就打电话告诉我妻子，安排好让希斯肯教授代我的课，接着就到雷克斯福德院长的办公室去报告，里弗斯教务长已在那里事先为我说了话，建议批准我这必要的假期。

雷克斯福德热情地向我致意。“我听说《美国》杂志要借用我们最好的历史学家，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自己真的一无所知，先生。”我老实地回答，“他们想在明天上午跟我面谈，如果我通得过的话，他们想给我一件从学期终了一直到圣诞节的工作。”

“你下次休假定在什么时候？”

“我打算明年春季学期在俄勒冈度假，研究西北部的移民问题。我想我对弗吉尼亚和五大湖^①的研究既然已经完成，我自然不妨……”

“把问题搞到底？对的。你干吧，你将会对我们带来很大的好处。许多基金会都将会搜求研究美国的过去的项目。去吧。如果他们提出的研究项目跟你的宏伟计划能对得上号的话……我们现在给你多少薪水啊？”

“一学期四千元。”

^① 五大湖：指美国东北部的五个大淡水湖：苏必利尔湖、密执安湖、休伦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

“我们就这么办吧。假使他们提出的项目跟美国移民的问题无关，就回绝他们。但是如果同你的计划确实配得上，譬如，关于南、北达科他^①的问题……还有”——他讲这个词时加重了语气——“假如他们付给你四千元或者更多一些，我就准你秋季这学期不拿薪水，明年春季学期你就可以带薪水度假，前往俄勒冈。”

“太优厚了。”我说。

“我是在为我自己打算。我要是说我们的弗纳是在为《美国》杂志写篇大文章，这是不会得罪基金会的。这个，再加上你的两本书，给了你一点专家的味道。”他急切地在房间里踱着方步，然后转过身来。“那末你就去吧。如果情况不坏，在纽约给我挂个电话。”

《美国》杂志的办公室座落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大厦北面的美洲街上。我乘电梯到达四十七层楼，被领进詹姆斯·林戈尔德的办公室，那里已有四个热切、机敏的年轻编辑在等候。林戈尔德年纪不满四十，头发一直向前梳，就象朱利叶斯·恺撒。哈里·利兹，他的助理编辑，三十开外，穿着一件价钱很贵的双线织的毛衣。比尔·赖特显然是个新手。还有卡罗尔·恩德曼……唔，她可能是从卡罗来纳^②一个烟草农庄来的、曾经当过我的研究生的漂亮、修长的姑娘，也可能是佐治亚大学的一位靠自己钻研出来的三十三岁的助理教授。

“让我把一件事搞清楚，弗纳，”林戈尔德说，“《弗吉尼亚的起源》的销售情况怎么样？”

“很糟。”

“但是它两年前就出了平装本。”

“是的，在大学里广泛采用。”

① 南、北达科他：美国中西部的两个州。

② 卡罗来纳：美国南部的两个州：南、北卡罗来纳州的总称。

“那本书我知道。现在再把你接着写的那本书告诉我。”

“《五大湖的苦难历程》。大部分是关于钢的发展的。还讲到不少关于外来移民的问题。也是靠平装本赚钱。”

“听到这些话很高兴。”林戈尔德说，“哈里，告诉他我们怎么发现他的大名的。”

“好的。”年轻的利兹说，“前些日子，我们向三十位权威发了信请他们推荐。你的著作可能并不畅销，弗纳，但是你的名声却很大。”

“我们的打算是，弗纳教授，”林戈尔德说，“请你替我们写一篇深入研究的报告，但速度要非常快。假如你把从五月底到圣诞节的时间全部扑上去，我们肯定你会完成。不过日程紧得很，你要是迟交一天就对我们毫无用处。这样的日程你怕不怕？”

“我的工作按一年四个学期计算的。”这句话在工作的计划性和完成的准确性上的含义，他们也许懂，也许不懂。事实上，他们是懂的。

“好吧。”林戈尔德站起来，在写字台周围走来走去，然后说：“现在我们就谈具体事情了。卡罗尔？”

“弗纳教授，我们打算在一九七四年末出一期《美国》杂志的两期合刊，专门介绍美国的一个地区。我们想请你从内部深入研究这个地区，向我们提供你十分感兴趣的那些方面的详尽的研究成果。我们的目标是美国的精神……通过缩影来看。”

我抓住我坐的椅子的扶手，慢慢地呼吸着。这正是我从夏勒茨维尔大学毕业后在弗吉尼亚州曾经想干的事，也是我在明尼苏达大学教书时在五大湖继续追逐的目标。“你们看准地方了吗？”我问。

“看准了。”林戈尔德说，“告诉他吧，哈里。”

“因为美国的动脉一直是如此重要，”利兹说，“我们一开头

就决定集中精力研究一条河……交通的忙闲情况……在沿河旅行的人们。”

“我探讨过弗吉尼亚的河流。”我说。这是我去俄勒冈之前该做的工作，不过我不想显得太心急。我试探性地说：“我也许能对密苏里河作一些有独创性的研究。”

“我们想到的不是密苏里河。”利兹说。

“假使你们要搞的是阿肯色河……”

“我们对阿肯色河不感兴趣。”利兹说。

“你们想搞的是哪一条河？”

“普拉特河。”

“普拉特河！”我倒抽了一口凉气。“那是美国最糟糕的河了。你们听到过关于普拉特河的全部笑话吧？喝水吧，太混；开船吧，水又太浅。这是一条没用的河。”

“这正是我们选中它的原因。”利兹说。

恩德曼小姐插进来。“我们特意要避免太出名的地方，因为那太容易了。”

“我们的理由是，”林戈尔德说，“如果我们能使美国人理解普拉特河，我们就能启发他们领会这个大陆的某些意义。让别人去吹吹打打，我们将潜入这条可怜的河的核心中去。”

“我理解你们的态度。”我说，“我曾经两度勘察过北普拉特河，把它同俄勒冈通道联系起来。”

利兹插嘴说：“我们想搞的是南普拉特河。”

“我的天哪！”南普拉特河是西部最糟糕的一条河，夏天最需要水的时候只有涓涓细流，在春天却波涛汹涌。“有个丹佛，”我无力地说，“但是我肯定你们不想搞大城市。不是丹佛，对吗？”

恩德曼小姐回答我的问题：“你听说过科罗拉多^①的百年镇

^① 科罗拉多：美国西部的一个州。